

夜读偶记

廊人晓敏

写在《廊桥笔记》边上

| 郑晓锋 文 |

《廊桥笔记》。拿到晓敏的新书，盯着封面看了半天，忽然有了发现。

或许，对于晓敏，写作这么一本书，本来就是宿命。

晓敏姓鲁，鱼日鲁，鲁班的鲁：鱼者，水也，日者，天也——有水有天有大匠，姓名中就隐藏着一座桥。

而且鱼上日下，藏天于水，还是座有盖的廊桥。

当然，这些只不过是玩笑。但晓敏对廊桥的痴迷，我是亲眼所见的。

曾经与晓敏一起参加过江西信丰的一个笔会。信丰有座清代的玉带廊桥，但距离县城约有50公里，而且路况很不好，主办方没有安排参观，但晓敏却坚决放弃其他舒适的行程，借了一辆车，拉我作陪，颠簸一个多小时，并冒雨走了几百米泥泞的山路，自行前往探访。

作为一个相当注重自身形象的清秀型学者，晓敏平时不无矜持，但见到玉带桥的第一眼，就表现出了掩饰不住的激动。他在桥上来回行走，高低张望，不断停下来抚摸桥栏与屋柱，嘴里好像还低声嘟囔着什么。后来，他

甚至不顾雨天泥滑，踩着高低交错的岩石，钻到桥墩的河滩，从下往上仔细观察。

带着两裤腿污泥重新上桥之后，晓敏给我科普了一大通这座桥梁的价值与独特之处。看起来，他极为兴奋，语速也比平时快上许多，而且充斥着大量的专业名词。我已经记不得他到底说了什么，只知道，那个阴沉的雨天，在赣南的寂静山林，在这座头尾不足百米的廊桥上，他足足待了两个多小时，最终还是我实在不耐烦，拖他走了。

玉带桥，只是晓敏实地勘察的无数座廊桥之一。在《廊桥笔记》的简介中，晓敏提到，他的这本著作，呈现了中国五大廊桥群以及十七座典型廊桥的建筑风貌，并力图对中国廊桥两千多年的历史加以梳理。我相信他做到了。

《廊桥笔记》在建筑学上的价值，自有方家评论。作为一个散文写作者，我更看重的是这本书的温度。还是以玉带桥为例，除了选址、弧度、拱跨、流向等专业技术的介绍，晓敏还叙述了信丰人余凤岐为造此桥毁家卖身的感人事迹，令一座架设于山野的老

桥，隐隐然具备了某种图腾、乃至信仰的意味。

类似的故事，在《笔记》中随处可见。我感觉得到，晓敏在竭力挖掘所有廊桥的独特性格，假如有可能，他想让笔下的每一座廊桥都拥有呼吸和心跳。

有时候，他的描写甚至令我感觉，他将自己都附魂于桥了——

比如，“整整一个午后，来来往往的脚步从我身边经过，消失。高跟鞋、布鞋、皮鞋、运动鞋、凉鞋，甚至还有一双破了个洞的解放鞋……”这段描写永和桥的文字，他分明不自觉地用了一块桥板的视角。

这段低到脚底的文字，还令我又想起了信丰民间关于余凤岐修玉带桥的传说。说是凤岐修桥不成抑郁而终，转世出生后再发愿，终于造桥成功。

这本《廊桥笔记》，果然像是“廊人”晓敏的宿命。

《廊桥笔记》，鲁晓敏 著，吴卫平 摄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4月出版，定价：98元

上架新书

上海书店出版社 268元
王宇信 著
《中国甲骨学（增订本）》（上下册）



作者阐述了百年来甲骨学的发展历程，尤以对1978年以后甲骨学研究进入“全面发展”的新阶段进行了深度剖析；对甲骨文和甲骨学进行了科学界定，同时对甲骨学的基础知识作了充分详细的讲解，更有作者对120年来甲骨学史的全面回顾。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28元
李守奎 王永昌 著
《说解汉字一百五十讲》



清华大学李守奎教授、王永昌博士的《说解汉字一百五十讲》，是一册通俗化、学术化及体系化的汉字说解之书，既抓住了读者的兴趣，又为有关汉字与中国文化的深入思考提供了契机。“汉字的一笔一画无不渗透着人文精神。”本书生动地诠释了这一点。

浙江文艺出版社 56元
艾伟 著
《镜中》



故事围绕一个幸福的四口之家突遭剧变展开，面对家庭和人生的支离破碎，主人公庄润生作为间接导致这场悲剧的罪魁祸首，在自责与迷茫中踏上了自我放逐，同时寻求救赎的旅程。故事的其他三位主要人物也都带着各自的伤痛，试图在生活的废墟之上重拾前行的勇气。正如作者艾伟所言——“任何艺术都是人间镜像”。

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8元
杨志军 著
《三江源的扎西德勒》



“寻找”与“成长”永恒的文学母题、人与自然扶持共生的世间大爱、纯美深邃的藏地风光与文化，三者结合使得本书显现出与其他儿童文学作品不一样的宏大气象。

百草园书店提供

书边废墨

梦忆张岱

读史景迁《前朝梦忆·张岱的浮华与苍凉》

| 布谷 文 |

遥远而浮华的场景区了，场景中的两位主角，是我所关注的，一个是张岱，一个是陈洪绶（老莲）。是在明代崇祯十二年（1639），中秋前夜，地点在杭州西湖。当时，张岱、陈洪绶等一班诗朋画友在西湖游舫上，饮酒赏月，手中剥着塘栖蜜橘，都是性情中人，便都有些醉意，陈洪绶靠在舷边，发出了鼾声。游舫靠岸后，夜已三更，一位年轻女子正好从岸边过，张岱见其有些妖娆，便邀约上船。于是，再置盏开饮。陈洪绶兴致最浓，饮罢，还跳上岸，追女子而去，过岳王坟，女子即隐去，不见了踪影。读着这一场景，很有些蒲留仙笔法的味道。

收在《陶庵梦忆》中的以上这段，张岱写的是陈洪绶的事，确也写出了陈洪绶个性的一面。篇名也是《陈章侯（陈洪绶）》。其实，这也是张岱的自我写照，张岱是喜欢陈洪绶的情趣的，旨趣一脉相承。美国汉学家、史学家史景迁先生熟读中国典籍，了解中国古代文人的习性与趣味。以为张岱及其笔下的陈洪绶，其实，便是晚明文人一种共同的浮华习性。文人的情趣，无论浮华还是苍凉，最能看出时代脉路的变迁。史景迁的《前朝梦忆·张岱的浮华与苍凉》一书，写的是张岱私人化的情趣脉络，从中我们却是读到了明清易代之际的历史尘烟……外国人治史，往往别具趣味。

张岱的浮华日子可以说是写意的。生活无忧，沉迷于繁华的胜地，随着运河的流水，往还于南京、扬州、杭州、绍兴之间。以张岱的才学与性情，身边自然少不了红颜知己，在南京游历，便有王月生陪着。王月生长得艳丽，“面色如建兰初开，楚楚文弱”，且一手好丹青，擅长画兰、竹、水仙等，还弹得一手好曲，“曲中上下三十年决无其比也”。性情文雅，安静孤傲，张岱在《陶庵梦忆》中有“王月生”专条，说：“月生寒淡如孤梅冷月，含冰傲霜，

不喜与俗子交接。”其中记述了轶事一则，点明了王月生的清高奇倔：“有公子狎之，同寝食者半月，不得其一言。一日口啜嚅动，闲客惊喜，走报公子曰：‘月生开言矣！’哄然以为祥瑞，急走伺之，面颊[ch ē ng, 红]，寻又止，公子力请再三，蹙涩出二字曰：‘家去。’”写的是王月生，其实是写出了自己的浮华性情。

张岱的浮华性情还有不少。

后来张岱在《自撰墓志铭》一篇中有自供状：“蜀人张岱，陶庵其号也。少为纨绔子弟，极爱繁华，好精舍，好美婢，好妾童，好鲜衣，好美食，好骏马，好华灯，好烟火，好梨园，好鼓吹，好古董，好花鸟，兼以茶淫橘虐，书蠹诗魔，劳碌半生，皆成梦幻。”如此痛快的自述，绝罕罕见。同时，也是反照出了晚明社会的奢靡风气。

张岱接着写道：“年至五十，国破家亡，避迹山居，所存者破床碎几，折鼎病琴，与残书数帙，缺砚一方而已。布衣蔬食，常至断炊。回首二十年前，真如隔世。”奢靡浮华的尽头，接踵而至的是乱世的苍凉与破败。

乱世中的张岱对南明小朝廷还是存有幻想的，这也是明清易代之际文人较为普遍的一种心态。已经是顺治二年的九月，张岱还是以极高的兴致接待了南明流亡小朝廷的鲁王，当时，鲁王从台州来到绍兴。张岱在《鲁王》一节中写道：“鲁王播迁至越……岱接驾。”先是看戏，演的是《卖油郎》传奇，内有泥马渡康王故事，与时事巧合，便“睿颜大喜”。后来在张家“不二斋”内的“梅花书屋”，欢宴以待。作陪的还有好友陈洪绶，鲁王酒量很大，“睿量宏，已进酒半斗矣，大犀觥一气饮。”酒宴正欢，陈洪绶却已不胜酒力，张岱后来在《陶庵梦忆》中附有《鲁王》一节，专记此事，其中写道：“陈洪绶不胜饮，呕啰御座旁。”后来，鲁王要陈洪绶作画，也因手不能握画笔而作罢。鲁王却酒兴

正酣，便移席再饮，“又进酒半斗，睿颜微酡，进鞞，两书堂官掖之，不能步。”百姓涂炭，流亡朝廷竟依然寻欢作乐。

张岱当时的心情，与乱世中的百姓也没什么二致，看到朝廷的无能，便祈求天降草莽英雄以救世济民，心目中的英雄应该是《水浒传》中一百零八将的化身。张岱很喜欢陈洪绶画笔下“水滸”中的人物，还配了不少对子，题赞水浒人物。

眼看南明气数已尽，先是陈洪绶辞去了流亡朝廷鲁王授予的“翰林待诏”一职，遁隐归林，出家云门寺为僧。张岱也跟着走了陈洪绶一路，去职而隐居在绍兴、嵊县一带的深山密林中。

靡丽而浮华梦一样地逝去了，张岱知道，一去不复返了，于是，在颠沛、潦倒的隐居生活同时，张岱便开始苍凉地梦忆早年的浮华岁月。

留下来的是张岱的好文字。

在中国文学史上留有位置的《陶庵梦忆》《西湖梦寻》等著作，便是张岱在流亡隐居时期的追忆之作。此外，还完成了三百余万字的《石匱书》以及《石匱书后集》，是一部关于明朝的史著，效仿司马迁《史记》一路。

张岱的文字是干净的，并明清、洗练，不乏浮华与苍凉，张岱的文字是为晚明小品中的上乘。

张岱浮华而苍凉的一生岁月以及文字，观照出的还是晚明的历史遗迹。从文人的趣味中是可以看出时代变迁的。在《前朝梦忆·张岱的浮华与苍凉》中，史景迁的史笔是精彩的，别具意趣。

史景迁先生深耕中国历史，景仰司马迁及其《史记》，便有了这样一个很有个性的汉家名字。

《前朝梦忆·张岱的浮华与苍凉》，史景迁 著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，定价：58元